

历史文献研究

(北京新三辑)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新登字209号

历史文献研究

(北京新三辑)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北京振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1.3125字数279千字

1992年7月北京第一版1992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7-5402-0461-3/K·0165

印数：1000册 定价：8.75元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瑞明 刘乃和 朱仲玉 来可泓

吴忠匡 李叔毅 李秋媛

主 编：刘乃和

常务编委：朱仲玉

编委会通讯处：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转
邮政编码：100875



之傳。一九七〇年一月廿三日卒於蘇州。
其時浩劫未終，遺稿已散。今年
秋日值教授八十五生辰，令子祖衡、邦
衡、君衡，女令文，裒集疇零遺墨
及其平日珍藏之師友墨迹，合印一
冊，以永追思，並資紀念。一九八二年

夏日老友每功敬識



故友柴德賡教授，字青峯，浙江

諸暨人。生於一九〇八年九月三十日，歷

任輔仁大學、白沙女子師範學院、

北京師範大學、江蘇師範學院教

授。平生受教於陳援菴先生^垣、鄧

文如先生^{之誠}。精於文史，敏於詞章，

考法瀟灑流暢，得張園生先生^{宗祥}

目 录

敦煌石室出沙州志残片三种考释

.....王仲萃考释 郑宜秀整理 (1)

论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史念海 (12)

——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12届年会暨
汉唐史籍与传统文化研讨会上的讲话

论中国古代目录的优良传统.....姚伟钧 (17)

直书的嬗变.....李纯蛟 (31)

《史记》在经学与史学结合中的地位杨燕起 (44)

从《列女传》看刘向对古代史学发展的贡献

.....张 涛 (60)

论崔鸿及其《十六国春秋》.....韩 杰 (73)

晋祠唐碑碑文主题思想探析.....崔凡芝 (86)

大颠禅师与《心经注》.....饶宗颐 (96)

从《策林》看白居易的从政思想.....牛春生 (100)

胡应麟辨伪学成就初探.....李葱葱 (114)

《结埼亭集》课纪实许大龄 (126)

论清代实证史学的演变.....张三夕 (132)

试论徐乾学的史学思想.....戈春源 (147)

《推背图》的流传及其历史观点王 硕 (160)

关于陈鸿鑫的日记.....周一良 (169)

《左传》宣二年“见叔牂，曰：‘子之马然也’。对

曰‘非马也，其人也，既合而来奔’”解.....赵光贤 (175)

读《左传》礼记.....周 洪 (179)

《汉书》校读札记	赵生群 (189)
二十四史标点本《汉书》、《后汉书》校补.....	车承瑞 (198)
华佗《中藏经》真伪考析及其版本源流.....	王虹峥 (207)
《水经注》“剡溪”段考释	龚剑锋 (219)
《隋书·刑法志》考异	顾吉辰 (231)
《新唐书·南平僊传》辨误	刘美崧 (239)
——兼论钦州酋帅宁猛力及其家族的活动地域与族属	
读宋文札记二则.....	郭预衡 (261)
《马氏文通序》的一处标点失误	吕友仁 (271)
——谈八字“律母”	
近二十年考古新发现与先秦古文献研究的新进展	
.....	赵吉惠 (274)
《青峰学记》序言	刘乃和 (293)
《韵语阳秋》新跋	卞孝萱 (296)
叶适行年著作小纪.....	周梦江 (304)
翁万达著作考.....	朱仲玉 (321)
清人王杰年谱.....	吉 春 (328)
梅尧臣与宋代诗歌理论	
.....	(美) Jonathan Chaves作 朱杰人译 (336)

敦煌石室出沙州志残片三种考释

王仲萃考释 郑宜秀整理

斯坦因敦煌文书第二五九三号《沙州图经》残片六行，今考释如下。正文顶格写，注文系其下，考释低两格。残片云《沙州图经》卷第一。

考释曰：此残片第一行。予初疑《沙州图经》卷第一与《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系一书，细案之，殊不是，实为两书，因此残片明言沙州属凉州都督府管也。

第一州 第二 第三 第四 敦煌县 第五寿昌县

考释曰：此残片第二行，惜全书已佚，无由窥其全豹矣。然分卷次序，此犹可考。

沙州 下 属凉州都督府管 无瘴

考释曰：此残片第三行。《旧唐书·地理志》：“凉州中都督府，武德二年，平李轨，置凉州总管府，管凉、甘、瓜、肃四州。七年，改为都督府，督凉、肃、甘、沙、瓜、伊、茅、文八州。咸亨元年，为大都督府，督凉、甘、肃、伊、瓜、沙、雄七州。上元二年，为中都督府。”此残片云沙州属凉州都督府管，当是武德七年以后，天宝元年以前事。

右沙州者，古瓜州地。其地平川多沙卤，人以耕稼为业，草木略与东华夏同。其木无椅桐梓漆栝柏。

考释曰：此残片之四五六行也。《晋书·凉武昭王李

玄盛传》云：“河右不生楸、槐、柏、漆。”亦与此相合。

《图经》此卷开首才六行，遽中止，不知何故。此志局残纸，后盖归莫高窟买得，当时瓜沙一带，纸极难得，故佛寺取此纸作为写经之用，所谓反故纸是也。《南齐书·高逸·沈麟士传》：“麟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手以反故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篋。”此亦反故纸也。

斯坦因敦煌文书第七八八号《沙州地志》残片，似随手抄录，以备略知敦煌风俗山川者，今考释如下。正文顶格写，注文附其下，考释低两格写。

——拔佩刀——

——尝之铭——

考释曰：残片前两行，剥夺过甚，文字可识者，仅此六字。以意度之，当是指汉贰师将军李广利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三军渴乏，赖此以济。

东——东五十四〔里〕，——出水中为塊，人就水漉出曝乾，并是颗盐，味淡于河东者，印形相类。

考释曰：此当是言东盐池。《沙州都督府图经》：“东盐池水，右在州东五十里，东西二百步，南北三里。在水中自为塊斤，人就水里漉出曝干，并是颗盐，其味淡于河东盐，印形相似。”

西盐池——：一百一十七里。俗号沙泉盐者，类马牙，其味美，又红色，久容泉。

考释曰：《沙州都督府图经》：西盐池水，古俗号沙泉盐，在州北一百一十七里，总有四陂，每陂二亩已下。时人于水中漉出，大者有如马牙，其味极美，其色如雪。取者既众，用之无穷。”清《嘉庆一统志》：“党河西四十里有西盐池，四面沙山。”“容”疑是“宕”字之讹。

北盐池 县西北卅五里，盐味不胜西池。

考释曰：《沙州都督府图经》：“北盐池，右在州西北四十五里。东西九里，南北四里。其盐不如西池，与州东盐味同。”

又三危山，古迹事，乐得事，又投龙事，在沙井。

考释曰：《元和郡县图志》：“敦煌县，三危山，在县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太平寰宇记》：“鸣沙山之阳有一泉，云是沙井，绵历古今，沙填不满。”

大河，周围州境，汉武帝元鼎六年修，以为匈奴禁限。

考释曰：《沙州都督府图经》：“一所土河。右周迴州境，东至磧口亭，去州五百一十里一百步。西至白山烽，去州卅里。南至沙山七里。北去神威烽，去州卅七里。汉武帝元鼎六年立，以为匈奴禁限。西凉王李嵩建初十一年又修立，以防奸寇。至隋开皇十六年废。”《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玄盛乃修敦煌旧塞东西二围，以防北虏之患，筑敦煌旧塞西南二围，以威南虏。”

凉兴胡泊 县西北一百一十里。馀水皆苦，唯此可饮，商胡从玉门关，往来皆止于此。

考释曰：《沙州都督府图经》：“一所兴胡泊，东西十九里，南北九里，深五尺。右在州西北一百一十里。其水咸苦，唯泉堪食。商胡从玉门关道往还居止，因以为号。”

县西北七十里蛟龙 见玉女泉

阚冢，县东廿里。阚骃祖（凉）〔惊〕之冢。

考释曰：《沙州都督府图经》：“阚冢，右在州东廿里。阚骃祖惊之冢也。《后魏书》云：‘骃字玄阴，敦煌人也。祖惊，有名于西之。父玫，为一时秀士，官至会稽令。’其冢高三丈五尺，周迴卅五步。”

玉女泉 县西北七十里，蛟龙曾穴此也。唐贞观，刺史张孝恭铸铁燧之，龙曾穴此也，之龙乃出，手剑斩飞出，手赐于孙，今长安有龙舌，代贝存，今有于孙，官在言。

考释曰：本段文字前后错乱，不可卒读。据《敦煌录》：“城西八十五里有玉女泉，人传颇有（虚）〔灵〕，每岁此郡率童男女各一人，充祭湫神，年则顺成，不尔损苗。父母虽苦生离，儿女为神所录，欢然携手而没。神龙中，刺史张孝嵩下车求，郡人告之，太守怒曰：‘岂有川原妖怪，害我生灵。’遂设坛备牲泉侧，曰：‘愿见本身，欲亲享。’神乃化为一龙，从水而出，太守应弦中喉，拔剑斩首，亲诣阙进上，玄宗嘉称再三，遂赐龙舌；勅号龙舌张氏，编在简书。”这则故事，残片作贞观，《敦煌录》作神龙中，残片作刺史张孝恭，《敦煌录》作张孝嵩，残片作“铸铁燿之”，龙乃飞出，《敦煌录》无此两语。残片错乱不可读。

《敦煌录》前后叙述，始末井然。又伯希和敦煌文书第三七二一号《瓜沙两郡大事记》亦载此事，其全文云：“乙卯开元三年，张嵩刺史赴任敦煌列郡日，问郡人曰：‘此州有何利害？’郡人悲泣而言：‘州城西八十五里，沙瓜二州水尾下，有一玉女泉，每年各索童男童女二人祭享。如若不依，即降霜雹，损害田苗。其童男童女初闻惊惧，哀恋父母，既出城外，被神收摄魂魄，全无顾恋之情，第相把手，自入泉中。’太守怒曰：‘岂有妖怪，害我生灵。’乃密设坛场，兼税铜铁百万余斤，统领军兵，诣其泉侧，告神曰：‘从我者福，逆我者殃。请神出现就坛，我欲面自祭享。’其神良久不现，太守怒曰：‘神若不现，我即将污秽之物，施入泉中，兼遣三军推砂石填却此泉。’其神怕惧，乃现一龙，身长数丈，出现就坛，嗜于牲酒，久而不去，或则旁瞻人物，或则倒望云霞，摆头摇尾，都不检身。刺史遂乃密索弓箭，射著龙喉，便即拔剑，斫下龙头。其尸由有神通，却入泉内。将军遂置炉冶六所，销铜铁汁灌入泉中，其龙尸发声腾空而走，至州西二里，遗却二茎焦肋。恐为后患，便于龙肋上置佛图两所，茨萁铺遗下小肋

一条，置佛图一所，至今号为龙肋佛图。自此已后，一郡黎人，并无生离之苦。遂发衙前总管李思敬 賚表 进 其龙头。皇帝大悦，勅令所司断其龙舌，即赐张嵩，永为勋荫，仍赐号曰龙舌张氏，并赐明珠七颗及锦彩器皿勅书等优奖，仍轻不须申谢，遂差中使就敦煌送其龙舌也。”张孝嵩事，别有考。

寿昌县 下 东北去州一百廿里 公解钱七十五千 户三百一十九 乡一

考释曰：《元和郡县图志》：“寿昌县，中下，东至州一百五里。”《太平寰宇记》：“寿昌县，西南一百五十里，三乡。”

右汉龙勒县，正光六年，改为寿昌郡。武德二年，为寿昌县。永徽六年，废。乾封二年后，改为寿昌置。建中初，降吐蕃，大中二年，张议潮收复。

考释曰：《旧唐书·地理志》：“寿昌 下 武德二年析敦煌置，永徽元年省，乾封二年复置，开元二十六年又省，后复置，治汉龙勒城。”残片作永徽六年，《旧唐书》作永徽元年，唯此为异。

寺一 永安 镇一 龙勒 堡二 西寿昌 西关 戍三 大水西子亭 口金 烽卅四 栅二 镇三 城县 西廿五里，武德八年置。

破羌亭，县东六十五里。 大汉破羌将军辛武贤破羌戎，于此筑亭，故曰破羌。

玉门关，在县北一百六十里。《地理志》，大汉武帝（后）元（康）〔鼎〕（甲寅）〔庚午〕，平西域，《传》云，东则扼以玉门阳关是也。

考释曰：残片云，玉门关在〔寿昌〕县北一百六十里，伯希和敦煌文书第二六九一号沙州志残片亦作一百六十里。《元和郡县图志》作在〔寿昌〕县西北一百一十七里，

《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括地志》、《太平寰宇记》并作一百一十八里。武帝元康改元鼎，据《汉书》纪、传改。元鼎六年，岁在庚午。

里鼻山 县西南五十里。延连^二

考释曰：伯希和敦煌文书第二六九一号沙州志残片，亦有里鼻山，〔寿昌〕县西南五十里，里数正同。

伯希和敦煌文书第二六九一号，正面为残佛经注解，背面为沙州志摘录残片。今考释如下，正文顶格起，考释低两格。

（前残）

今时窟，岁戊己置造，新从永和（八）〔九〕年癸丑岁，掘土造窟，至今大汉乾祐二年己酉岁，共得伍佰玖拾陆年，记。

考释曰：永和八年为壬子，九年（公元三五三年）为癸丑。乾祐二年，岁在己酉，即公元九四九年也。自公元三五三年至公元九四九年，正得伍佰玖拾陆年。

沙州城 案录，前汉第六武帝元鼎六年（甲子）〔庚午〕岁，将军赵破奴奉命领甘、肃、瓜三州人士筑造，至今大汉乾祐六年己酉岁，算得一千五十年，记。

考释曰：元鼎六年，为公元前一一一年，岁在庚午；元狩六年，公元前一一七年，岁在甲子。赵破奴出令居，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事在元鼎六年，见《汉书·武帝纪》。甲子岁当作庚午岁。自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至后汉乾祐六年（公元九五三年），合一千六十四年，此云一千五十年，计算有误。

沙州城土镜 东去京师三千七百五十九里，去洛阳四千六百九里

考释曰：《通典·州郡典》，沙州敦煌郡，“去西京三千七百五十九里，去东京四千六百九里。”《元和郡县图志》：沙州，“东南至上都三千七百里，东南至东都四千五

百六十里。”《旧唐书·地理志》：沙州，“在京师西北三千六百五十里，至东都四千三百九十里。”《太平环宇记》：沙州，“东南至西京（洛阳）四千六百九里，东南至长安三千八百五十九里。”

四至 东，西瓜州三百一十九里；西，至石城一千五百八十里；西北，至西州一千三百八十里；

考释曰：《通典·州郡典》，沙州东至瓜州晋昌郡二百八十里。《元和郡县图志》：沙州“东至瓜州三百里。”《太平环宇纪》：沙州“东至瓜州二百八十里。”《元和郡县图志》：沙州“西至石城镇一千五百里”，按石城镇即今新疆若羌县治。《元和郡县图志》：沙州“北至伊州七百里。”伊州“西南至西州七百三十里。”《太平环宇记》：沙州“东北至伊州界三百八十六里。”伊州“西南至西州七百五十里。”

甘泉，州（西）〔南〕五百里。

考释曰：甘泉水在沙州东南，即今党河，今作州西误，改正。《敦煌录》：“近南有甘泉，自沙山南，其上源出大雪山，于西南寿昌县界入敦煌。以其沃润之功，俗号甘泉。”

贰师泉，州东一百三十里。

考释曰：《元和郡县图志》：“悬泉水，在〔敦煌〕县东一百三十里，出龙勒山腹。汉将李广利伐大宛还，士众渴乏，引佩刀刺山，飞泉涌出，即此也。水有灵，车马大至即出多，小至即出少。”

东盐池，州东五十里。西盐池，州西一百七十里。北盐池，州西北卅五里。

考释曰：《沙州都督府图经》：“西盐池，州西北一百一十七里；北盐池，州西北卅里”

玉女泉，州西北一百八十五里。

考释曰：《敦煌录》：“城西八十五里有玉女泉。”此

作“城西一百八十五里，未知孰是。

兴胡泊，州西北一百一十里。

考释曰：《沙州都督府图经》亦作“在州西北一百一十里，”里数正合。

阚冢，州东廿里

考释曰：此阚骃祖惊之墓，州东廿里，与《沙州都督府图经》所记里数正合。

河仓城，州西北二百四十里。

考释曰：河仓城，《沙州都督府图经》作阿仓城。二百四十里，作二百四十二里。《通典·州郡典》作河苍烽二百四十二里。《太平环宇记》作阿苍烽，二百四十二里。

长城，州西北六十三里。

考释曰：《沙州都督府图经》，古长城，在州北六十三里。”里数正合。

赛城，州东四十五里。

考释曰：《沙州都督府图经》：“古塞城，右周迴州境，东在城东四十五里，西在城西十五里，南在州城南七里，北在州城北五里。据《汉书》：“武帝元鼎六年，将军赵破奴出令居，析酒泉置敦煌郡。此即辟土疆，立城郭，在汉武帝时。”“西凉王李暠建初十一年，又修以备南羌北虏，其城残毁，（其）〔基〕趾见存。”《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玄盛乃修敦煌旧塞东西二围，以防北虏之患，筑敦煌旧塞西南二围，以威南虏。”

效谷城，州东北四十里。

考释曰：《沙州都督府图经》：“古效谷城在州东北卅里。”《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效谷，师古曰：“本渔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渔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

土地神，州南一里。雨师神，州东二里。风伯神，州西北一

里。 李先王庙，州西八里。 张芝池，北水池是。

考释曰：右并见《沙州都督府图经》，里数并同。

鸣沙山，州南七里。

考释曰：《元和郡县图志》：“鸣沙山，一名神沙山，在县南七里。今按其山，积沙为之，峰峦危峭，逾于山石。四面背为沙垆，背有如刀刃，人登之即鸣，随足颓落，经宿风吹，辄复如旧。”

三危山，州东南三十里。

考释曰：《元和郡县图志》：“三危山，在〔敦煌〕县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曰三危。”

黄金山，州东一百七十里。 獾水山，州东南一百七十五里。

考释曰：两山无考，始见于此残片。

南口山，州南二百五十里。

考释曰：《通典·州郡典》：沙州敦煌郡，“南至故南口烽二百五十里，烽以南吐谷浑界。”《太平环宇记》：沙州，“南至故南口烽三百五十里，烽以南即吐谷浑界。”按三百五十里当作二百五十里。

硖石山，州南二百卅里。

考释曰：《沙州都督府图经》：〔甘泉水〕“又西北流入峡谷，”盖即指此硖石山而言。

会道山，州东南二百五十里。 石泉山，州东二百八十六里。 大鸟山，州北一千一百廿里。 石槽山，州西北三百卅里。 望山，州西北一百三十七〔里〕。

考释曰：以上五山无考，始见于此残片。《太平环宇记》敦煌县下有“羊膊山，多岩石，少树木，甚似鲁国南邹山。山北三十里，远眺顾瞻百里，但见山岭巉岩，无尺木把草。”望山或即羊膊山也。

寿昌县，西北去州一百廿里。

考释曰：《新唐书·地理志》“寿昌，下。武德二年析

敦煌置，永徽元年省，乾封二年复置，开元二十六年又省，后复置，治汉龙勒城。”

黑鼻山，县西南五十里。

考释曰：斯坦因敦煌文书第七八八号《沙州地志》残片：“黑鼻山，县西南五十里。”《寿昌县地镜》作黑鼻山。

姚闵山，县东南一百八十里。 龙泽，县东七里。 曲泽，县西北一百九十里。

考释曰：以上山泽并无考，始见于此残片及《寿昌县地镜》。龙泽《地镜》作大泽。

龙勒泉，县南一百十里。

考释曰：《元和郡县图志》：“龙勒水，在寿昌县南一百八十里龙勒山上。李陵发兵至遮虏障东浚稽山南龙勒山上，徘徊观虏，所见即此水。”按残片作县南一百十里。《元和郡县图志》作县南一百八十里。《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括地志》作龙勒山在沙州寿昌县南一百六十五里，里数并异，未知孰是。

龙堆泉，县东南三里。 无鹵涧，县西南十里。

考释曰：以上涧泉，并无考，始见于此残片及《寿昌县地镜》。

玉门关，县北一百六十里。

考释曰：《通典·州郡典》敦煌郡寿昌县下：“玉门故关，汉置地。”《元和郡县图志》：“玉门故关。在〔寿昌〕县西北一百一十七里，谓之北道，西趋车师前庭及疏勒。此西域之门户也。班超在西域上疏曰：‘臣不敢望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即此是也。”《旧唐书·地理志》：“玉门关，在〔寿昌〕县西北一百一十八里。”《太平环宇记》：“玉门故关，在〔寿昌〕县西北一百一十八里。昔匈奴为霍去病所破，因开玉门关，通西域七十余国。”《汉书·西域传》